

陈达: 央视特别报道《马兰花开铸英魂》

□晓宇



陈达



陈达(左三站立者)在工作中

名与南通 南通市政协文史资料专栏

陈达(1937—2016),江苏南通人。我国著名核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马兰基地研究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在新疆“死亡之海”罗布泊的西北,坐落着我国唯一的核试验基地——马兰基地。当年,一批民族精英隐姓埋名,来到这里,无畏艰难,无私奉献,刻苦钻研,锐意创新,把青春奉献给国防事业,把功绩书写在大漠深处。陈达就是其中一位功勋卓著的核科学家。2019年4月6日,央视《新闻联播》清明特别报道《马兰花开铸英魂》,开篇报道了陈达院士等我国老一

辈核科学家在马兰基地收获光荣和梦想的感人故事,在江海大地引起强烈反响。

陈达青少年时期虽家境贫苦却发奋读书,于1957年考取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党和国家的资助和培养下,陈达于1963年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大学学业。当年,听了周恩来总理向科学进军的报告后,陈达热血沸腾,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了留校工作的机会,决心献身新中国的国防事业,来到了荒无人烟、只有片片马兰花相伴的戈壁滩,成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马兰人中的一员。

1964年10月16日,随着罗布泊上空的一声巨响,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当第一颗核弹试验的烟云还在翻腾之际,陈达和战友们就穿上厚重的防化服冲进核爆中心区域

取样。

在戈壁滩的岁月里,陈达研究了在特定条件下各种核素的分凝规律及其关联关系,创造性地解决了裂变燃料的测试技术难题,为我国核武器的发展、核爆诊断学的建立和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因此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科技专家称号,1993年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授予少将军衔,2001年成为中科院院士。

退役后,陈达将核医学研究作为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他来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创办了全国高校第一个核医学物理系。他将核科学与材料学、医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领域研究作为发展方向,创建了“核科学与技术”新学科。经过不断拓展,由陈达院士作为学科带头人的南航核科学与工程系逐步发展壮大,建成了完整的学科专

业体系,十几年来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本科、硕士和博士专业人才。

调到南京工作后,陈达院士还多次回南通举办学术讲座、视察指导工作,并多次通过南通市科协、市院士联系服务部为南通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咨询意见建议。陈达院士协调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委员会会议等重要院士活动在南通举行,引荐相关领域院士专家来南通开展产学研合作,还在南通市中兴能源装备有限公司设立院士工作站,协调解决了企业生产中的很多难题。

2016年陈达逝世后,按照他的生前遗愿,家属和家乡代表将他的骨灰带回罗布泊戈壁深处的马兰基地,这片他曾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地方。陈达院士的儿子陈伟时说,能够安葬在马兰,是父亲生前的夙愿。



抗战故事

新四军海防纵队 诞生始末

□程太和

1941年4月20日,新四军苏中军区在如东栟茶镇徐氏宗祠正式成立。粟裕任军区司令员、刘炎任政委,新四军一师指挥机关兼苏中军区指挥机关,下辖四个军分区。苏中军区成立后,创建新四军海防部队成为抗日战争中的紧要任务,更是地处南黄海沿岸的苏中军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1941年9月12日,苏北区行政委员会保卫处副处长吴福海受粟裕委派,从栟茶以北的东台弶港出发,沿着弶南、吴家墩(今海安老坝港)、鹤颈湾、何家灶等黄海海岸线港口调查摸底。之后,粟裕亲自带队进行水情和港情的考察,听取吴福海的汇报后进行分析,发现如东何家灶是建设海防团的好地方。1942年年初,粟裕对苏中各地领导明确指出:“我们要面临‘背海作战’的形势,为了夺取主动权,我军必须建立一支海上武装,控制、占领沿海海面。”1942年4月,苏中军区正式决定组建海防团。同年8月,粟裕把在如东创建海防团的任务交给吴福海执行:“建立一支海上武装,控制、占领沿海海面。”1942年5月14日夜间,先后取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江浙边区护航游击总队”司令、“鲁苏皖游击总指挥部第三纵队”司令等头衔的陆洲舫突然捣毁伪自治会机关,处决几个为首分子,宣布起义。负责收编工作的梅嘉生闻讯后专程召开欢迎大会,并当场宣布成立启东人民自卫军,委任陆洲舫为司令员。1943年春,陆洲舫的三个大队遭日伪军暗算,陆洲舫幸免,后化名洪兆林去浙江杭州活动,部队分成多部活动。1943年3月,陆洲舫部队余部的人、枪均由其子陆建平率领来到如东苴镇,受到陶勇、吉洛(姬鹏飞)等人的热情接待。四分区领导将其余部进行休整,成立教导大队,同时派人去杭州请陆洲舫回来。陆洲舫回来后,于1943年12月中旬在何家灶将启东人民自卫军改编成苏中海防团第三团,陆洲舫出任团长。1943年11月,苏中军区在何家灶先后收编了沿海海盗800多人、枪400余支、各类海船200多条,加上原来苏中海防团吴福海部的骨干,形成了三个兵强马壮、枪多弹足的建制团。年底,三个团整合,由上级批准组成苏中军区海防纵队,下设三个团,领导班子不变,团长均属兼职。海防纵队由陶勇兼任司令员,姬鹏飞兼任政委。

海防纵队是当时中共领导的最强的一支海上武装。在苏中地区反“清乡”斗争的紧张时期,南黄海地区没有成为后顾之忧,相反,它成为苏中军区的可靠后方,军区和分区的后勤机构,如军工厂、医院、印钞厂、江淮银行、被服厂、印刷厂、报社、通信仓库、军械仓库、山炮连等单位,都随海防纵队一起行动。新四军的“上海军”控制了黄海近海海域,并打通了上海、浙江、山东、辽东等地的海上交通线,打破了敌顽封锁,保护了苏中后方基地和渔民、盐民的生产生活。陶勇还指揮海防纵队参加丰利镇攻坚战、吕四港伏击战、黄花渔场争夺战等多次近海作战。当时日本东京《朝日新闻》曾报道:“华东沿海从连云港起到上海止,有游移不定的新四军水兵……”日军为何发出这样的感叹,是因为他们发现在南黄海地区,无论是海上战斗、后勤生产,还是运输护航,无处不是海防纵队的身影。

对新四军来说,海上游击战是一个新的课题,从作战对象看,有日军的兵舰、汽艇,有伪军的哨船。也有作恶多端的海匪,更多的是伪匪一体的海霸。新四军海防纵队积极开展海上抗日游击战,经常“神出鬼没”地打击和消灭日伪军队,夺取敌人的船只和物资。多次在水上围歼、打击日伪军队,还经常缴获日伪船只和军用物资及其他物品,有效地打破了日伪在海上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封锁。

1945年2月5日,苏浙军区正式成立,苏中南下部队改编为第三纵队,陶勇任司令员,率第七、八、九支队挺进天目山,在苏浙皖边区开辟敌后战场。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日军拒绝向新四军投降。陶勇率部向日伪据点进攻,先后攻克宜兴县城及市镇24座。10月上旬,为执行中共中央“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陶勇率第三纵队从常州与奔牛之间越过宁沪铁路,由武进西铁桥渡江北上到达泰兴。11月,苏浙军区第三纵队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下辖5个团,陶勇任司令员兼政委。12月上旬,原驻扬州的日伪军5000多人进驻军事要地高邮城,拒不向新四军缴械投降。陶勇率部解放高邮,生俘日军第九十旅团岩崎大佐以下891人,伪师长以下3493人。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袁枚与南通

□黄浪

历史人物

袁枚是清代乾隆年间的“网红”式人物,他在33岁年富力强的时候就早早辞官,接着开餐厅,做驴友,卖畅销书,办学收弟子,成为从达官贵人到平头百姓人尽知的风流人物。他的著作远销朝鲜、日本、琉球等国,他的作品至今还收录在中小学课本里供学生学习,《所见》《黄生借书说》《祭妹文》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袁枚也是与南通息息相关的名人,他在江海大地流连过,他的朋友圈、亲戚圈中都有南通人。

如皋是袁枚多次停留的地方。《随园诗话》记载了袁枚曾寻访过水绘园遗迹,当时只见水绘园满地荒草,一片衰颓之色,但墙壁上题有两句出色的诗句:“月因恋客常行缓,风为吹花不忍狂。”袁枚将诗句记录下来,收录在了《随园诗话》中。

水绘园虽然衰败了,但当时的如皋

却有了一座新的声名显赫的园林——雾峰园。在雾峰园中,袁枚感慨于园林主人徐湘浦的高超种花水平,并与对方一起赏兰花,品香茗,还写下了一首《雾峰园同徐湘浦主人兰泉煮茗》,表示希望自已还有机会再来雾峰园。

袁枚与如皋的关系远不止这些,他在如皋有着亲戚圈。他的父亲曾在如皋人衡阳同高清那里做过幕僚,与高清之弟高八结为亲家。袁枚之妹袁机因此嫁到如皋,但高家的儿子是个忤逆父母、殴打妻子的无赖之徒。后来袁家把袁机带回,袁机长时间跟着袁枚生活。袁机去世时,袁枚写下了著名的《祭妹文》。在《祭妹文》中,他把袁机在如皋的失败婚姻归因于他自己,声称都是时候妹妹跟着自己学习那些古人节义之事而导致悲剧的。

袁枚与扬州八怪多有往来,尤其与南通籍的李方膺感情最为深厚。李方膺在南京时住在借园,袁枚住在随园,两人交往十分频繁。袁枚曾以直抒胸臆的

“我爱李晴江,鲁国一男子”表达友情,恰似李白《赠孟浩然》中的“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李方膺爱梅成癖,以画梅闻名于世。袁枚对李方膺所画的梅点评为:“傲骨郁作梅树根,奇才散作梅树花”,评语将李方膺的个人性情与梅花的品性融为一体。李方膺在南京住了四年,当他欲离开南京回南通时,袁枚作了《送李晴江还通州》三首,流露出无尽的惋惜之情。在其中的第二首诗中,袁枚对李方膺的回乡生活进行了想象,用“傍海”“桃源流水”等词语对南通的地理风貌进行了一些描绘。李方膺在南通病危之际托人找到袁枚,请他撰写自己的墓志铭,于是便有了《李晴江墓志铭》。《李晴江墓志铭》被收录于袁枚《小仓山房文集》,是研究李方膺生平的重要资料。

海门人丁有煜与袁枚也交情不浅。

乾隆庚辰年(1760年)九月,袁枚在如皋时就曾打算到南通拜访丁有煜,后因故未成。这时丁有煜的书童恰好托人请袁枚为丁有煜的画像作跋,袁枚大为欣

喜,在《丁有煜坐石图》中写下“未见先生于山中,先见先生于画中,何缘之奇也”,称颂之情油然而发。在丁有煜去世时,袁枚发出了“个老亡,江北无名士矣”的感叹。

如东丰利名人汪之珩、汪为霖父子与袁枚也长期有往来。汪氏家族以盐商起家,酷爱与文人雅士交往。汪之珩曾主编《东皋诗存》,是如皋、如东史上重大文化盛事,袁枚亲自为《东皋诗存》作序。袁枚对汪为霖的诗评价很高,在《随园诗话补遗》多处收录了汪为霖的诗句。

甚至,袁枚与如皋名人李渔还有过“神交”。二人都是美食家。李渔在《闲情偶寄·饮馔部》记载了有人告诉他把活鹅投入沸水的池中以得到美味鹅掌的做法。李渔斥责了这种残忍做法,声称这样做的人该下地狱。同样,袁枚在《随园食单》中也谴责了“烈炭以炙活鹅之掌”的行为,称残忍的饮食方式“皆君子所不为也”。两人可谓跨越时空的“神交”。